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的中国古代神话翻译与汉学研究

张婷，李美琪 *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HASS.2026060043

摘　　要： 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Gabriel García Noblejas）长期钻研中国上古神话、志怪作品与传统古籍的翻译工作。他依托西班牙语传播渠道，系统译介《山海经》等中国神话经典，构建起集翻译实践、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完整研究体系。本文对高伯译的治学经历、译介工作以及主要学术观点展开整体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伯译的跨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阐释思路，归纳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借鉴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古典典籍外译的整体语境中，他的译介经验也具备极高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跨文化视域；西班牙汉学；高伯译；中国古代神话；译介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yths and Sinological Studies by Spanish Sinologist Gabriel García Noblejas

Zhang Ting, Li Meiq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Spanish sinologist Gabriel García Noblejas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yths, supernatural works, and traditional classics. Relying on the Spanish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h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Chinese mythological classics such as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research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ranslation practic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translation work, and main academic viewpoints of Gabriel García Noblejas, and further analyzes his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of his research results.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h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experience holds significant reference and learning value.

Keywor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panish Sinology; Gabriel García Noblejas; ancient Chinese myth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中国古代神话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初的文化内核，是中华文明溯源的重要载体。这类古典文本凝聚了上古先民独特的宇宙认知、生命理念以及民族集体精神。中国神话在海外的翻译传播与学术探究，是推动中西方不同文明开展交流互鉴、学术对话的重要内容。将海外汉学研究者置于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中外人文领域的认知与理解。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神话与传统志怪文学的专项研究，他完成了《山海经》等诸多神话经典的系统性译介工作，是该研究领域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代表性学者[3]。

一、西班牙汉学的发展脉络与高伯译的学术定位

（一）西班牙汉学的发展脉络

地理环境左右着西班牙汉学的前进脚步，行业发展时快时慢，变化十分明显。十六世纪中期，大批天主教传教士远赴东方，西班牙对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学术探索，从此正式起步；明代《古今形胜之图》里五千多字内容，由奥古斯丁会修士马力陈译为西班牙语，这份译作，被学界看作西班牙汉学正式起步的标志；门多萨完成的《中华大帝国史》，内容覆盖面广，完整向欧洲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样貌，属于十六世纪西班牙汉学里极具分量的著作；时间来到十七世纪，闵明我编写《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西语世界的人们，借此对中国各类情况拥有了更为详尽的认识。十八至十九世纪期间，西班牙的海上强国地位逐步衰退，国内的汉学研究也随之沉寂，进入了两百余年

通讯作者：李美琪。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的低迷阶段；该国对中国古籍的翻译与传播进度，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1973年中西两国正式建交，西班牙汉学研究自此开始回暖，《道德经》《庄子》《诗经》《西游记》《红楼梦》等诸多中国经典，陆续推出了对应的西语译本；步入二十一世纪，西班牙汉学彻底摆脱了早期传教士主导的研究模式，正式进入现代化的全新发展阶段；其研究形式不再局限于基础的文献考证，慢慢拓展到文学鉴赏、深层文化解析等多个研究领域[4]。现如今的西班牙汉学研究领域中，雷林科、杜善牧等学者，主要专注于古典诗词、传统戏曲以及先秦诸子典籍的研究；而上古神话与志怪文学相关内容，始终是当地汉学研究较为薄弱的部分[9]；西语文学本身就盛行奇幻类的创作风格，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特点，和中国志怪故事的风格十分契合，也为中国神话、志怪作品在西语地区的翻译与传播，提供了合适的文化环境[3]。

（二）高伯译的学术历程

高伯译现任职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翻译与口译学院，同时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聘研究专家。1993年，他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研习，借此渠道全面接触各类中国古典文献文本。在踏足中国开展学习之前，他便已经研读《道德经》的西班牙语译本文献。高伯译身处中国求学的时候，《山海经》等记录上古神话内容的典籍，使他产生了持续且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结束国内的进修学习之后，高伯译将研究重心锁定在中国古典典籍的对外翻译工作，累计完成二十八部翻译著作，作品覆盖传统哲学、上古神话、古典小说等多重研究领域。他完成的《山海经》西班牙语译本，是当前西语学界开展《山海经》相关研究的核心权威文本。除去这部经典神话译本之外，他还完成《诗经》《庄子》《韩非子》以及多部古代志怪小说合集的翻译工作[3][8]。

（三）理论渊源：对袁珂神话学说的借鉴

汉学家高伯译研究中国神话，很大程度以袁珂搭建的神话研究体系作为理论根基。杰弗里·柯克以及不少西方研究人员长久以来都持有固定看法，在他们的观点里，国内神话相关文本内容十分分散，只是不同文字片段简单堆砌到一起，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可以独立延续演变的体系。西方学界这样不够客观的看法，促使袁珂跳出过去老旧的研究思维，推出了广义神话论这一新的研究理论。袁珂逐一整理了分散在各个朝代古书当中碎片化的神话内容，古代学者常会将神话故事生硬对应真实历史来解读，这种错误的研究方式被袁珂所舍弃，充足的资料也能够证明，中国神话有着属于自身、连贯完整的传承过程。挑选参考书籍的时候，高伯译选择的典籍和袁珂差别不大，两人都将《山海经》《庄子》《搜神记》经过校对注释的版本当作主要研究资料。在研究方式的选择上，高伯译沿用了袁珂的研究想法，以原始文献作为分析基础，挖掘神话内容里原本带有的民俗特点。

二、高伯译的译介实践与阐释策略

（一）高伯译译介文本的选择与特点

高伯译用来开展研究的文献，涵盖以《山海经》为首的上古神话原著，《搜神记》《博物志》等魏晋时期记录志怪故事的书籍，还有各个朝代汇编而成的志怪文集；2023年，由他整理编写的《中国志怪小说》面世，这本书收集了从周代直至明代的一百二十七篇作品，在筛选研究内容时，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形成的本土神话，是高伯译的主要选取对象，在他的观点里，该阶段神话依托本土信仰慢慢形成，可以清晰展现上古时期人们看待世间万物的观念。另外，不少后期成书的文本融入了大量佛教相关内容，浓重的宗教氛围会让西语读者难以读懂内容；这样的选材方式，能够看出高伯译翻译介绍作品时，会优先挑选容易达成文化共鸣的内容；除此之外，志怪小说在高伯译的认知里属于带有现代特点的文学作品，他也提出，这类文章的写作方式与行文特点，和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欧洲骑士故事存在不少相近之处，这类写作风格也更容易被西语地区读者接受[3]。

（二）“深度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高伯译处理古典文献的翻译工作时，通过译者添加的注释、前言与附录内容完整还原文化背景；这种翻译处理方式，和雷林科翻译《文心雕龙》《金瓶梅》时运用的翻译手法基本类似；高伯译整理出了三项具体的翻译手段，文本主体的翻译工作以直译作为主要方式，同时搭配充足的内容注解，文章里出现的神明、奇兽、古代地名等专属词语，都会被译者保留原本的书写形式，并且补充对应的历史知识与民俗相关内容[4]。高伯译会对古文的句式顺序做出改动，以此贴合西班牙语的日常表达形式，不再沿用早期基督教思想解读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方式；他会按照不同主题重新梳理所有神话文本，把文本内容分为创世、灾难、英雄、异兽几大类型，原本分散杂乱的内容，能够组成结构清楚的完整体系；高伯译也会主动结合中西不同的审美观念，他将国内的志怪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亚瑟王传奇》相互对照，找到不同文学作品在精神内涵上的相通之处，让中国神话在世界文学中拥有了更高的价值[8]。

三、高伯译神话研究的核心观点与跨文化特征

（一）神话的系统性与历史分期

对于西方部分学者提出的中国神话不成体系的片面观点，高伯译在研究中做出了合理反驳；他参考了柯克的神话相关理论，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以往的学术研究；他分类整理了国内留存的神话资料，也通过基础的分类研究方式，分析了神话的创作人群与产生背景，双重研究角度互相印证，证实了中国神话拥有逻辑完整、结构清晰的独立体系；高伯译将参与创作、记录中国神话的群体，划分成了四个类别：第一类人群为撰写史书与诸子典籍的史官和文人，第二类是历代从事诗文创作的文学创作者，第三类是专门校对古籍、注解文字的研究人员，最后一类是撰写志怪小品、搜集民间奇闻轶事的作者；通过这样的分类方式能够看出，神话内容融入进了古代哲学、文学创作与各类学术资料当中，和本土传统文化深度交织；除此之外，高伯译参考了安妮·伯利尔提出的神话阶段划分理论，他没有生硬套用原有的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理论框架，而是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进行调整和扩充，梳理出了适配中国神话发展脉络的四段式演变规律。神话的初始发展阶段，对应东周到秦朝这一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留存的神话内容并不完整，大多零星记载在诸子百家的书籍当中；神话体系在两汉时期得到初步发展，前人遗留的碎片化神话资料，被《山海经》汇总整合，这本书也是当时整理神话内容的核心典籍；魏晋到隋唐的历史阶段里，市面上出现了《搜神记》《博物志》等众多志怪书籍，神话不再只留存于官方文献之中，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内容和语言风格也变得更加通俗易懂；隋唐往后，几乎没有新的神话内容被创作出来，古代神话主要依靠后人整理古籍、摘抄转述的方式不断传承；这种全新的研究模式，打破了传统单一文本分析的不足，研究者可以依靠时间线梳理神话发展过程，完成对中国神话系统化的动态研究[8]。

（二）神话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关系

高伯译在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神话的改造作用时发现，古代儒生常会改动神话内容，强行把各类神话故事归入上古贤君治国的历史叙事体系；为契合当时社会的思想观念，儒生在解读文本时，会刻意弱化神话的神性，为神话人物赋予世俗的人性与伦理特点；这一研究观点，也能够看出袁珂学术思想对高伯译的深刻影响。袁珂早已对这类解读方式提出批评，他指出历代学者习惯用儒家道理、现实世事解读神话，同时划定了神话的独立定位，认可它独有的文学与文化意义[5][7]。高伯译在袁珂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拓展，深挖神话故事和古代社会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提出神话拥有特殊社会作用，可以为古代政权的统治提供合理依据，用来稳固社会等级，维系传统伦理规矩[5][7]。

（三）对袁珂神话学的继承与创新

袁珂的神话理论，被高伯译吸收并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体系中，同时他也对相关内容做出了新的拓展；在文献研究的层面，《山海经校注》是袁珂的研究著作，这本书为高伯译的《山海经》西语翻译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参考资料；高伯译本人也认可，袁珂前期的学术成果，是他顺利完成西语译本编撰工作的重要基础[2]；在整体的理论研究当中，袁珂提出的广义神话理念，打破了以往狭隘的神话定义，后世衍生出的各类新式神话内容，都被纳入到了神话的研究范畴之中[7]。高伯译的研究工作，深受这一理论的启发，上古神话不再是他唯一的研究对象，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等文本内容，也都被他纳入了研究范围，整体的研究方向贴合广义神话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古籍研究的固定方式被袁珂打破，他系统整理了散落于各类古书里的神话素材，让神话学发展为单独的学术研究领域；高伯译沿用了这种研究方式，不再只做基础的文字核对考证工作，而是深入探究神话文本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他将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融入研究之中，有效扩大了神话研究的广度与研究视角[8]。

（四）文化立场：平等对话与分层传播

高伯译开展跨文化研究时，始终秉持文化平等的治学态度；他认为不同文明的神话各有内核，没有高下之分；他不生硬套用西方研究理论，也不刻意拔高中国神话地位，以客观态度完成翻译与研究；文化认知差异常会阻碍跨国学术交流，平等包容的心态能够弱化分歧，搭建文明交流的纽带；早期传教士研究汉学多带有宗教立场，高伯译跳出这种局限，以纯学术视角解读文本，还原中国神话真实的文化面貌[1]。除此之外，高伯译会区分不同阅读人群，分两种难度传播神话相关内容，写给专业圈子的学术书籍与译本，被西班牙不少大学的汉学专业当作参考用书；面向普通读者时，他删掉难懂繁琐的考据内容，编成简单好理解的通俗读物；文学内容的对外传播，在社会翻译学里分为专业学术成果、大众通俗读物两类，高伯译同时做好了这两种形式的内容输出，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两个方向[6]。

四、结语

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以翻译为基石，以学术研究为延伸，在中国古代神话领域耕耘数十年。他扎根袁珂的本土理论，融合西方比较神话学方法，完成《山海经》等核心典籍的西语译介。高伯译的个案表明，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互动是双向互鉴的过程，其学术轨迹也呈现了西班牙汉学从翻译向研究、从译介向阐释的发展态势。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高伯译的经验、尊重文化差异、寻找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审美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国明，单波，肖珺，等.跨越东西方：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拓展对话的路径[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0,(2):1-22.

[2]董慧中.二十世纪以来《山海经》的文献学研究[D].黑龙江大学，2025.

[3]高伯译.从《山海经》“小书迷”到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谈一谈我的枕边书和“译”经路[J].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4,No.028(04).

[4]管永前.从传教士汉学到“新汉学”——西班牙汉学发展与流变述略[J].国际汉学，2020(3):150-157.

[5]王洪涛.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6]许多.跨文化译介研究的视角、问题与思考——从《明清时期西传中国小说英译研究》谈起[J].外语学刊，2022,(6):28-33.

[7]杨显.当中国神话遇到袁珂[J].博览群书，2020,(7):108-111.

[8]张馨心.跨文化视域下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5,(3):141-148.

[9]周思蕊.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的中国古籍翻译与汉学研究[J].国际汉学，2024,(3):46-57+156.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